



●香港浪人劇場《暗示》

主辦方供圖



●香港導演劉浩翔帶來經典續作《獨坐婚姻介紹所》第二部

主辦方供圖

戲劇為媒 文化共融

深港經典戲劇交流周福田上演

6月12日至6月21日，來自內地、香港、澳門的特邀劇目、名家工作坊及公共空間演出陸續登陸「深港經典戲劇煥新交流周」，於深圳福田區安托山公共文化中心上演。其中，香港導演劉浩翔帶來經典續作《獨坐婚姻介紹所》第二部、譚孔文攜先鋒劇目《暗示》亮相，澳門青年導演梁順裕攜互動式戲劇《低人工夢工廠》參與交流。早前的交流周發布會上，港澳導演們紛紛表示，期待借此機會讓作品煥發新生，以不同的生活經歷與觀察視角，為戲劇創新注入取之不盡的豐厚滋養與無限可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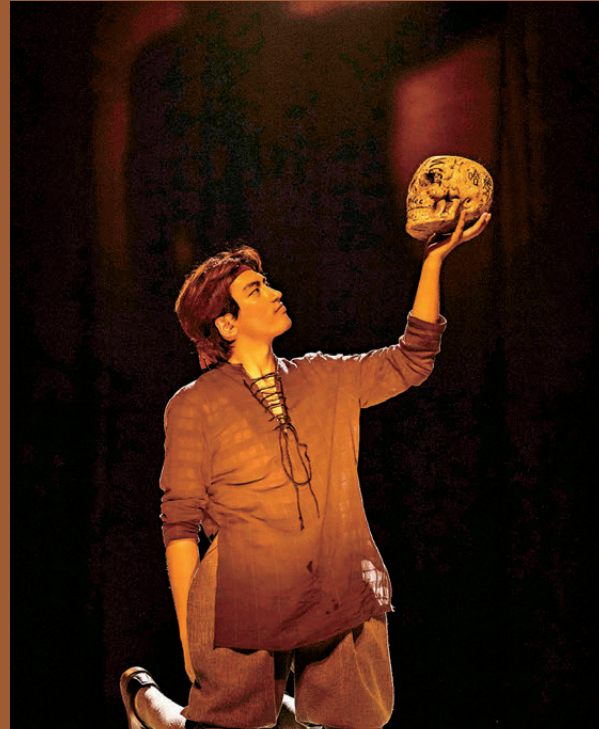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



掃碼睇片



●「深港經典戲劇煥新交流周」發布會日前舉行。記者胡永愛攝



●西藏自治區話劇團的《哈姆雷特》以中國著名導演林兆華1990年原創版本為依據，由濮存昕導演。主辦方供圖

據悉，此次交流周以「雙城·經典·新聲」為核心主題，由內地著名演員濮存昕牽頭，並聯動香港藝術發展局、灣區可持續時尚平台等資源，旨在深化深港文化雙向共生。

漢藏雙語版話劇《哈姆雷特》登場

當《哈姆雷特》遇見雪域高原，當「生存還是毀滅」由西藏自治區話劇團演繹，會發生怎樣的化學反應？此次「深港經典戲劇煥新交流周」的一大重頭戲，是內地著名演員濮存昕導演、西藏自治區話劇團呈現的漢藏雙語版話劇《哈姆雷特》。此劇南下，先於6月12至13日於香港西九自由空間大盒亮相，後移師深圳上演。深圳的三場演出更是雙語版，兩場以普通話演繹，一場以藏語演繹。

從九十年代親身飾演哈姆雷特，到30餘年後為西藏自治區話劇團的青年演員執導這部畢業大戲，濮存昕與《哈姆雷特》的緣分跨越了生命的不同階段。「藏語的音調十分優美，天然帶着歌唱性與音樂性。我認為觀眾在聆聽藏語演繹的時候，會不由自主地覺得——『莎士比亞好像就是為他們而寫的。』」

濮存昕表示，這次由西藏自治區話劇團的文學家尼瑪頓珠老師擔任翻譯，譯本是從普通話版本轉譯而來的，完成得相當出色。尤其難得的是，

藏語譯本與普通話版本在語句的長短、語速的節奏上都高度統一，這為演員的舞台表演提供了非常貼合的表達基礎。「當藏語的音韻響起，西藏演員用他們特有的生命質感觸碰丹麥王子的猶豫與掙扎，四百年前的《哈姆雷特》便獲得了全新的呼吸。」

香港戲劇打動灣區觀眾

香港浪人劇場帶來戲劇《暗示》，於6月20日及21日上演。故事的一半講述失意青年在一次偶遇重見中學時期心儀的女子，他嘗試從她身上找回失去的歲月；另一半則關於一位在香港60年代生活的「媽姐」，她被樓下一位代人寫信的男子所傾慕……一男一女來自不同的時間，卻在舞台的同一個空間相遇，彼此面對着真與假、離與留的抉擇。

「雖然《暗示》是首演於20年前的戲，但此次深圳演出我們啟用的是新演員，再者我們加入了現場樂師演繹音樂，將兩個獨角戲聯繫到一起。」導演譚孔文分享道，在粵港澳大灣區密切融合的背景之下，《暗示》這部戲放到現在仍有着頗有意思的現實意義。「『媽姐』是從順德來香港當女傭，現在香港與內地各個城市之間也是流動的，很多人看的時候會感受到角色的真實，聯想到自己在城市打拚的孤獨。」

iStage劇團則帶來的《獨坐婚姻介紹所》其第一部曾斬獲第17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，首演後口碑長盛不衰，被譽為都市情感話劇標杆。續作《獨坐婚姻介紹所》第二部由劉浩翔兼任編劇與導演，延續了「不容說謊密室」設定，將相親密室化作「內心牢籠」，聚焦20、30、40歲三位女性，她們在等待相親的過程中與無形「聲音」對話，層層揭開秘密與傷痕，完成自我剖白與療傷。

「今年年初，我們就曾在安托山公共文化中心演出過《獨坐婚姻介紹所》第二部，反響很不錯。」劉浩翔表示，也是在演出後與深圳觀眾的交流中，他得知深港工作、生活節奏相近，深圳大齡女性的婚姻問題也頗受關注，這部戲引發了很多現場觀眾的共鳴。

文化差異激發港澳導演靈感

「以前作為導演，我們收集關於戲劇的反饋很慢；但現在演出後，立馬就能在小紅書上面找到很真實、真誠的反饋。」香港導演譚孔文說。發布會上，兩位香港戲劇導演不約而同表示，社交平台小紅書在深港兩地都很火，上面匯聚了不少喜愛戲劇的文藝青年，且他們的評價對戲劇的發展很有幫助，是當下深港兩地溝通戲劇的重要平台。

劉浩翔認為，深港澳地緣、文脈相近，擁有絕佳的文化交流優勢；深圳福田區類似安托山公共文化中心的新興劇場資源豐富，為戲劇創新展演提供了優質土壤，「新媒體也為灣區戲劇文化傳播、觀眾互動、創作交流搭建了輕量化、常態化的全新渠道，助力小眾戲劇破圈傳播。」

劉浩翔特別提及，前幾日正值內地高考，他了解到內地考生是一起乘車去考場，家長們還會身穿旗袍、帶着糉子在外等候考生，寓意「旗開得勝」「一舉高糧(中)」。「這些文化與香港完全不一樣，我覺得非常有趣。相互好奇，是文化共融的起點。」

譚孔文則回憶九十年代時香港戲劇行業已開始蓬勃發展，但當時與內地交流是一件很難實現的事情，現在來深圳不僅交通方便，戲劇的交流活動也多且頻繁，「我們戲劇行業要好好把握這個機遇。」



●漢藏雙語版話劇《哈姆雷特》 主辦方供圖

登場離場信有時哉——從港樂人事變遷看樂團文化

任職長達13年的香港管弦樂團首席王敬，日前於社交平台發表聲明，指出自己並非主動辭職，而是在未有負面專業評價的情況下，被管理層通知終止職務，原因在於與新任音樂總監貝托祺(Tarmo Peltokoski)之間存在「理念或方向上的不一致」。

目前公眾所掌握的資訊，主要來自當事人的個人聲明。至於樂團管理層與新任音樂總監的藝術方向、長遠規劃及團隊磨合等仍要靜觀其變。然而，從藝術總監的權力層面來看，類似的情況在國際樂壇並非新鮮事。例如1946年，喬治·塞爾(George Szell)出任美國克里夫蘭管弦樂團(Cleveland Orchestra)音樂總監，在上任初期內直接更換首席小提琴Joseph Knitzer。1995年，邁可·提爾森·湯瑪斯(Michael Tilson Thomas)加入美國舊金山交響樂團(San Francisco Symphony)，在1998年以「單方面決定(unilateral decision)」不再續約首席小提琴Raymond Kobler。

2012年，當迪華特(Edo de Waart)即將卸任港樂音樂總監一職之際，港樂的行政總裁亦宣布離職並展開招聘，隨後迎來梵志登(Jaap van Zweden)上任。Jaap任內初期，即與當時的樂團首席尤澤福維奇(Igor Yuzefovich)在合

作上出現分歧，不久Igor便離開港樂。他先加入新加坡交響樂團，然後出任英國廣播公司BBC交響樂團首席，現在更活躍於多個一線樂團。由此可見，當年的人事變動，往往不是直接反映演奏的能力，而是關乎藝術理念與默契。

在交響樂團的體制中，樂團首席負責領導團隊的精神，並代表樂團團員跟指揮表達意見，成為重要的溝通橋樑。在客席指揮參與演出時，其角色便更加舉足輕重。而音樂總監是帶領整個樂團的藝術方向，提升樂團的水準和知名度——大家其實也是「同坐一條船」。音樂總監通常喜歡一位在音樂風格上有共同方向的好拍檔，令排練和演出事半功倍。當然，在架構上，音樂總監擁有選擇首席的決定權，以確保樂團的演繹與其個人美學一致。因此，當新總監上任時，首席的去留，往往或會成為權力展示的情境。

筆者想指出一點：類似的情況並非香港獨有。在職業樂團中，音樂總監還會適時重整各聲部的首席或樂手，亦屬常見。這種人事變動，在沒有改朝換代下也會發生。

王敬當年的任命，本身亦帶有個人關係的因素。當時身為美國達拉斯歌劇院首席的他，曾在訪問中透露自己曾在受聘前為Jaap進行一場私人試奏會，他當時演奏《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

曲》，其後獲邀來港出任首席，開啟與Jaap長達11年的合作。

2021年Jaap對外透露，他與港樂的合約將於2023/24樂季後屆滿。到2023年6月，當時年僅23歲的Tarmo以客席指揮身份為港樂演出家鄉芬蘭的名曲，獲得各界高度欣賞。到了2024年，Jaap卸任之年，港樂在7月正式宣布Tarmo由2026/27樂季起出任新音樂總監，同時CEO霍品達(Benedikt Fohr)亦宣布即將離任。在這兩年的音樂總監交接期裏，王敬在樂團中仍一直穩守崗位。

2025年9月，Bernhard Fleischer在Tarmo上任前一年正式出任港樂CEO。及至2026年，在新樂季公布後不久，港樂正式宣布王敬將於今年11月離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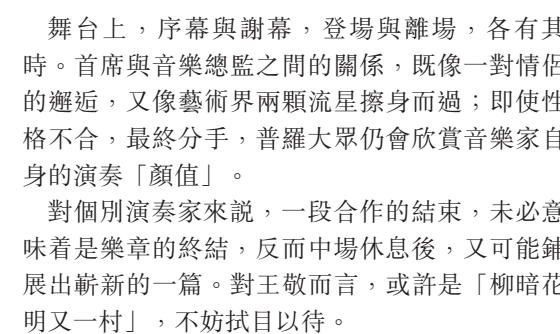
綜觀整個發展，可以看到三個關鍵角色之間的微妙關係：音樂總監、行政總裁及樂團首席，這個「鐵三角」看似巧合地更換，其實，音樂總監跟CEO合作定下數年計劃，而樂團首席積極協助音樂總監追求共同理念的藝術方向，這樣樂團才能再創高峰。

港樂歷經數個時代的轉換。跨越十多年後，王敬這次的離任與當年Igor的情況，形成了微妙的歷史軌跡。

▲港樂新任音樂總監貝托祺(Tarmo Peltokoski) 攝影：Peter Rigaud



▶港樂首席王敬即將於11月離任。 攝影：Keith Hiro



●文：梁笑君 Cindy